



賞欣和讀閱

外國文學部分(十)





阅读和欣赏

Yuedu He Xinshang

外国文学部分(上)

孙 梓 徐京安 编选

李明滨 史美惠 郑琳英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80×1192印张32开本 8.5印张 181,000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

ISBN 7-200-00715-5·4 • 130

定 价：3.25元

目 录

- 为吾女祈祷 [爱尔兰]叶芝(1)
读叶芝的《为吾女祈祷》 袁可嘉(5)
死亡赋格曲 [奥地利]保尔·策兰(9)
反法西斯暴行的千古绝唱
——现代名诗《死亡赋格曲》浅析 倪诚恩(12)
法国当代诗歌一束 [法]加布里埃尔·马尔凯等(1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法国当代诗歌一束》读后感 王以培(22)
* * *
- 两只蓝鸟 [英]戴·赫·劳伦斯(27)
谁是幸福的蓝鸟?
——劳伦斯《两只蓝鸟》中的三个人物 陈惇(49)
墙上的斑点 [英]弗吉尼亚·沃尔夫(57)
沃尔夫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 冯文成(67)
灾星 [美]杜鲁门·卡波特(73)
是幻梦，还是现实?
——卡波特的《灾星》赏析 孙建庆(97)
未来的爸爸 [美]索尔·贝娄(105)
妥协是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最终选择
——读索尔·贝娄的《未来的爸爸》 李旭(118)
蝇 [日]横光利一(125)
“小小洞穴”里的人生喟叹
——读横光利一的《蝇》 邢化祥(132)

- 智胜神明 [美] 凯特·肖班(137)
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形象
——评凯特·肖班的《智胜神明》 文美惠(149)
- 查密莉雅 [苏] 艾特玛托夫(155)
《查密莉雅》的创新意义 冯 加(214)
- * * *
- 排戏 [美] 马尔兹(222)
《排戏》浅析 刘文荣(253)
- * * *
- 《与一个妇女合影》 (故事梗概) 孙坤荣(257)
体现德国现代历史重负的妇女形象
——读伯尔的长篇小说《与一个妇女合影》 孙坤荣(261)

为吾女祈祷

〔爱尔兰〕 叶 芝

又一次风在怒吼，半隐
摇篮篷顶下，床单盖上身，
我孩子睡着。没别的阻拦，
除了格拉高雷的树林，一座秃山
能把这大西洋的狂风阻止；
它吹翻草垛，掀掉屋顶，
因为我心头有密密愁云，
我边走边祷告，有一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我边走边祈祷，
我听见海风在古堡上呼叫，
风在桥的拱洞下长嚎，
在汹涌河水上的榆树间哀号；
激动人心的梦幻里我想到
未来的年代已经来临，
出自大海的心愿的纯真，
它伴着疯狂的鼓点舞蹈。

但愿她长得俊，但不要那么美
陌生人一见就目迷心醉，
或望着明镜，由于这原因，
由于长得太美太俊，
以为有美貌就一切足够，
从此失去慈爱的天性
和流露真心的亲切之情，
选不准，永远交不上朋友。

海伦被选中，感人生平庸，
后来又为一傻瓜受苦痛，
那伟大的女王从海中跃出，
生来没父亲，她随心所欲，
却挑了跛脚铁匠做男人。
没问题，漂亮女子吃肉，
总得有可怕的色拉伴着，
丰饶角由此断送个干净。

我主要祝愿她深明礼义；
那些并非美得很的妇女
赢得人的心，不靠人恩赐，
许多人为美做尽蠢事，
终于使俊美变成智慧相；
许多可怜虫东游西荡，
爱上人，又以为自己被爱上，
眼睛总离不开好心肠姑娘。

愿她像一棵盛开的隐蔽树，
像红雀一般是她的思路，
别的不做，只管向四周
播送宏亮美妙的歌喉；
只是为高兴，才东赶西追，
只是为高兴，才和人拌嘴；
噢，愿她活着像翠松，
在可爱的地方植根永栽。

因为我爱过的那种头脑，
我赞赏过的那种美貌，
只略见繁荣，如今我心枯死，
我知道，心中充塞了仇视
可能是恶远的主要原因，
如没有什么郁愤积胸，
不管风雨怎么打，怎么攻，
红雀都不会离开枝头。

理性的仇恨是最坏的一种，
要让她明白偏见最可憎。
难道我没见到最可爱的女人，
从丰饶角的口中出生，
因为她偏见存在胸中，
把丰饶角和种种德性
——性道安分者都承认——

换来了老风箱，怒吹狂风。

想到一旦把仇恨除尽，
心灵就恢复绝对的纯真，
最后省悟须自我欢娱，
自我惊惧，自我安抚，
自我的好心即上天的好心，
即使风箱尽裂，人人皱眉，
四面八方狂风怒吹，
我女儿还会觉得高兴。

祝愿她新郎带她到家里，
一切都合乎习俗，礼仪；
这些货色：狂傲和怨仇
都只在大街广场出售；
纯真和美岂不靠寄生
于习俗和礼仪而蔚然长成？
礼仪乃丰饶角的好名称，
习俗乃繁茂桂树的美名。

——1921

(袁可嘉译)

读叶芝的《为吾女祈祷》

袁 可 嘉

《为吾女祈祷》是爱尔兰大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1865—1939）的一首著名长诗。诗作于1919年6月，在他女儿安·勃特勒（1919年2月24日）出生后约四个月左右。

这是一首在一场风暴的具体情景下激发出来的富有象征意味的诗。这场风暴首先是属于实际存在的自然世界的：叶芝当时住在一贯支持他的贵族朋友格拉高雷夫人的柯尔庄园附近的一所古堡中，那里有一条河汹涌流过，岸边长着许多榆树。第一二诗段就描绘了风暴来临时吹翻草垛、掀掉屋顶，河水呼啸，榆树长号的情景。

但这场“风暴”又是属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密切联系的。叶芝认为已经有了二千年历史的西方文明，如今气数已尽，即将为一种狂暴粗野的反文明所替代，二百年后再过渡到另一种贵族文明。他在作于同年的《基督重临》中说：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本诗所说的风暴就是这样一场现代的革命的风暴，因此“我心头有密密愁云／我边走边祷告”。他名义上是为女儿祈祷，实际上象征着为世人（至少是西方人）祈求：怎样在风暴中安身立命？这样，诗的意义就从个人的角度提高到全人类的角度，从一般的物质世界的水平提高到典型的精神世界的水平。这就是象征派诗的魅力所在。

女儿是个女性，诗人就从美貌一事着手。他希望她长得俊，但不要太美，以为有美貌就一切足够，不再关心慈爱和真诚，以致最终“永远交不上朋友”。这自然是老年人的智慧之言，也是诗人在情场逐鹿，一再惨败的经验之谈。为了证实这一道理，他在第四诗段以希腊神话为例。大美人海伦因美貌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选中，但此人极其平庸，海伦最后与巴立斯私奔；爱神维纳斯，相传自海中诞生，她可以随心所欲，却挑了跛脚铁匠伏尔甘为夫。叶芝由此得出结论，美人往往无福——“漂亮女子吃肉／总得有可怕的色拉伴着／丰饶角由此断送个干净”。“丰饶角”在本诗中是一再出现的一个象征体：相传希腊天神宙斯幼年以吸羊乳长大，故以羊角象征丰饶或幸福。

那么叶芝希望于女儿的又是什么呢？“我主要祝愿她深明礼仪”。请注意，这里的“礼仪”不仅是知礼明义，而是与下文的“习俗”一样，象征贵族文明的特点“纯真和美”的品质。叶芝从艺术家的需要出发，认为只有贵族阶级本身拥有财富，深明礼义，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使艺术家有闲暇来创造艺术。这种观点使他屡屡歌颂以第六世纪拜占庭为代表的贵族文明，认为那时精神与物质，文艺与政教、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统

一，具体表现为纯真和美：礼仪和习俗。（见著名的姐妹篇《驶向拜占庭》和《拜占庭》）可见，叶芝诗中的“礼仪”和“习俗”是贵族文化的两大表征，包含多重的丰富的意义。

第五六诗段开始，叶芝着力描写他所谓“礼仪”和“习俗”。先是从正面发挥，强调并不很美的女子赢得人心是靠智慧和好心肠，祝愿女儿像桂树在可爱的地方植根永栽，像红雀美妙地在枝头欢唱；接着从反面来对照，把“理性的仇恨”和“偏见”，“狂傲和怨仇”来和“纯真和美”对比。这个反证涉及一个具体的人和事，必须在此交代一笔。

1889年1月30日叶芝会见了毛特·戈尼，一位毕生献身爱尔兰民族反治运动、丰姿绰约的女活动家。叶芝一见倾心，深陷情网长达15年，不能自拔。戈尼坚持暴力革命，她和丈夫一同参加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事败后，丈夫被处极刑，她本人也被囚于狱。叶芝对复活节起义是赞扬的，但他对暴力革命是始终反对的。第七八诗段所说的“我爱过的那种头脑”，“我赞赏过的那种美貌”，“最可爱的女人”就是指毛特·戈尼；所谓“仇视”，“偏见”，“郁愤积胸”就是指戈尼的武装革命思想。叶芝不无偏见地把毛特作为对立面，希望女儿不要学她的样，而要“一切都合乎习俗，礼仪”，因为“纯真和美”是靠它们成长的。

这首长诗在艺术上是很出色的。全诗写得从容不迫，一气呵成，读起来很流畅。在严谨的八行体格律中（每段八行，大体每行四顿，韵脚排列为 a a b b c d d c），既表达了为女儿祈祷的激情，又有对人对事的议论，对人生的体验和对

时代的沉思，思路非常开阔，形象丰富繁复但又全诗连贯，主题突出，首尾相应。在严正的结构中表现出活泼的想象，在具体的描写中隐含象征的意义，真正显出是一位成熟现代诗人的大手笔。

叶芝是个现代派诗人，但他是以与传统诗密切相结合为特色的。他一贯用格律体，从不用自由体，但他诗里的现代色彩又是极鲜明的。首先，他表现的是现代人在时代风暴前的思想感情，不管它们正确与否，它们是现代西方人真实的感受。诗的语言是洗练的口语，是当代英国人的生活语言，但不是拖泥带水的，而是简明利索的；意象和比喻是现代化的，内感中有思辨，如“没问题，漂亮女子吃肉／总得有可怕的色拉伴着”，意思是说“美女往往无福”，这个比喻既给读者以物质感，又引起他的思索；又如说毛特“因为她偏见存在胸中／把丰饶角和种种德性……／换来了老风箱，怒吹狂风”，也很贴切可喜，因为那时毛特已不再年轻，却仍在鼓吹武装斗争。诗中对神话故事的引用，也有扩展读者想象，使诗歌内容更臻丰富的作用，也具有现代派诗艺的特色。全诗从头至尾保持风暴与桂树、丰饶角对抗的主导形象，使诗篇在复杂的形象变化中主题始终突出，这显示出叶芝从整体上掌握住诗篇的极大功力。

死 亡 赋 格 曲

〔奥地利〕保尔·策兰

早晨的黑色牛奶我们晚上喝它
我们中午喝它早上喝它夜里喝它
我们喝啊喝
我们在空中挖一座坟墓那儿睡得不太挤
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他玩弄毒蛇他在写信
天黑的时候他写信到德国你的金黄秀发的玛格蕾特
他写信给她他走到屋前天空中星光灿烂
他吹哨叫来了他的走狗恶犬
他吹哨叫来了手下的犹太人让他们在地上挖掘坟墓
他命令我们现在奏乐起舞

早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着你
我们早上喝着你中午喝着你我们晚上喝着你
我们喝啊喝
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他玩弄毒蛇他在写信
天黑的时候他写信到德国你的金黄秀发的玛格蕾特
你的枯槁灰发书拉密我们在空中挖掘一座坟墓那儿
睡得不太挤

他高声命令你们这些人深深挖土你们那些人奏乐唱歌

他伸手拿起腰间的火器他挥舞着他的眼睛碧蓝
你们这些人铁锹深深踩下去你们那些人继续奏乐跳舞

早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着你
我们中午喝着你早上喝着你我们晚上喝着你
我们喝啊喝

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你的金黄秀发的玛格蕾特
你的枯槁灰发书拉密他玩弄毒蛇
他高声命令他甜蜜地扮演死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
师

他高声命令小提琴拉得低沉些你们就化为轻烟升入
九天

你们就在云端有一座坟墓那里睡得不太挤

早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着你
我们中午喝着你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晚上喝着你早上喝着你我们喝啊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碧蓝
他用铅弹打中你他丝毫不错打中你
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你的金黄秀发的玛格蕾特
他让走狗恶犬折磨我们他送给我们一座空中坟墓
他玩弄毒蛇他想入非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反法西斯暴行的千古绝唱

——现代名诗《死亡赋格曲》浅析

倪 诚 恩

当前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美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说过一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吟赋作诗就是残暴野蛮。它也使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不可能再作诗。”^①

然而奥地利诗人保尔·策兰^②却以他的名诗《死亡赋格曲》清楚地表明，奥斯威辛集中营本身也能成为诗的主题。用抒情诗来表达集中营的苦难和残暴无疑是大胆的尝试。正因为法西斯死亡机器的暴行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传统的手法就难以完美地表现这一主题。我们要分析的《死亡赋格曲》在塑造形象的方法和使用的语言等方面都有不同寻常之处。

如果粗粗诵读一下这首诗，我们会觉得它形式很工整，然而语言平淡、内容费解。它之所以费解首先因为诗人使用了顿呼手法（Apostrophe），即把不在场的人当作在场的人用“你”称呼，把非生物当作生物称呼，并与“你”对话。本诗中的“早晨黑色的牛奶我们夜里喝着你”，“你的枯槁灰

① 《文学批评和社会》，见《多棱镜》第26页，1963年德文版。

② 保尔·策兰（1920—1970），当代著名诗人。《死亡赋格曲》选自诗集《罂粟和记忆》1952年德文版。

发的书拉密”，“你的金黄秀发的玛格蕾特”等均属顿呼之列。因为全诗没有标点，有时人称代词究竟指代何人就不大清楚。诗中的“我们”都指代犹太人，“他”指代集中营的德国长官。至于“他高声命令你们这些人深深挖土你们那些人奏乐唱歌”等句在加上标点之后人称关系就比较清楚：“他高声命令：‘你们这些人深深挖土，你们那些人奏乐唱歌’。”其次因为诗中的意象零乱重复、断断续续：早晨黑色的牛奶——坟墓——你的金黄秀发的玛格蕾特——枯槁灰发——来自德国的大师——有一个人玩弄毒蛇——他在写信——在尚未挖成的坟墓四周跳舞——小提琴。这些景象不断地重现，只是它们的组合是变化不定的。如果按照逻辑加以排列，那就是：在某个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里，有一座杀害犹太人的集中营。“一个人”是集中营长官，他住在房子里写信（犹太人住在木棚里，不准写信）。他想念故乡和妻子，走出屋子满怀乡愁仰望星空。为了驱除乡愁他就在这深更半夜把那些疲惫不堪的犹太人叫起再次折磨他们。然而这样的平铺直叙就不成其为抒情诗；诗人抒情的角度是犹太人在作恐怖的恶梦，就像在发高烧那样，梦见的总是某几个意象，只是前后次序有颠倒和变化。诗中意象的零乱、重复和断断续续正是犹太人恐怖感的表现。

诗的开头是“早晨黑色的牛奶”——一个逆喻。所谓逆喻是指把两个矛盾概念组合为一体的修辞手法，它不仅能引起人的联想，而且由于两相对照，矛盾分外尖锐，特别能引人深思。人们早晨喝的牛奶是白色的，可是在集中营里“牛奶”是黑色的。黑色象征悲哀、绝望、死亡。每天早晨是光明来到人间的时刻，是充满希望的时刻，但是犹太人喝着黑

色的牛奶。在这一逆喻之后，诗人罗列了时间状语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世界上只有婴儿才一天到晚都喝牛奶。诗人用这样的意象表现了犹太人就像婴儿一样虚弱、孤苦伶仃，他们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只有黑色的牛奶。对他们来说死亡的威胁无时不在，他们是死神手中的婴儿。类似的逆喻还有“在空中”挖掘自己的坟墓，那儿“睡得不太挤”。这一逆喻表现了犹太人的幻想，可是法西斯长官命令他们“在地上挖掘”。幻想、希望同严酷的现实在诗里交融，它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首三十六行的诗可分为四节，每节都是恶梦的一次重现。第一节由三小段组成：第一行至第三行为第一段，第四行为第二段，第五行至末尾为第三段。每一段都在以后的诗节里次数不等地重现，尤其是第一段的开头“早晨黑色的牛奶”和第三段的开头“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重复的次数最多。全诗每一节都以“早晨黑色的牛奶”开头，这叫做首语重复，是用以加强语气的修辞手段，是在《圣经》中常见的。它像乐曲中的主导动机反复出现，引出了正主题——犹太人的恐怖悲叹。“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的反复出现则是另一个主导动机，它引出第二主题——来自德国的法西斯的残暴。整个第四节除第五行以外，所有图景都在前三节里出现过：有的一字不差，有的稍有变化（例如“喝”的时间排列有变化），有的组合不同（“他的眼睛碧蓝”原指“有一个人”，现指死神，也许以此表明两者是同一个人）。最引人注目的是诗句“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在第三节刚刚出现，接着在第四节三次予以重复，以此把对德国法西斯的控诉推向高潮。这里很清楚，所谓“大师”是指杀人大